

蔣樂頌全集

蔣樂頌



蔣樂頌全集

丁巳夏月



嶺南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采蘋画集/蒋采蘋绘. —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 2000.1

ISBN 7-5362-2072-3

I. 蒋… II. 蒋… III. 工笔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6493 号

策 划: 曹利祥

责任编辑: 孙海婴

装帧设计: 孙海婴

责任技编: 陆建豪

蒋采蘋画集

蒋采蘋 著

出版、总发行: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

(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9、10 楼 邮编: 510075)

出版人: 曹利祥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/印刷: 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0 年 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889×1193mm 1/12 印张: 5

印 数: 1-3000 册

ISBN 7-5362-2072-3

J·1781

定 价: 48 元

蒋采蘋

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
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
文化部重彩画高级研究班主持



蔣樂頌文集



生命的辉煌

蒋采蘋

我从未想到我画的一幅题名《筛月》的工笔花卉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，尤其是得到很多中老年人的喜爱。这现象让我琢磨了好长的时间。

还是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，我的一位学生对我说：“北海的荷花太美了，您还不去看看。”她知道我是画人物画的，很少画花卉，由于她很激动，所以才情不自禁地这样说了。但我受到她情绪的感染也想去北海看看。当我完成手头的工作那已是三个星期之后的事了。我到了北海公园的荷塘边，可惜荷花盛期已过，没剩下几朵花，只有莲蓬和残败的荷叶。开始我有些失望，但我忽然看到了荷花在她衰老以后的另一种美：只剩下叶筋的、透明的荷叶和干枯却挺立着的莲蓬，那种在生命终结或即将终结时的一种顽强，那种反映了生命全过程的美，这或许可称之为“苍老的美”。这种美我以往没有感受过，没有发现过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，那一年我已经快60岁，距生命的终结也不是太遥远了。为了补回“文革”耽误的十年光阴，我在40岁以后重新拿起画笔，一天干两天的活儿，努力地创作着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我是在和二三十岁的年轻画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但在这场竞赛中我很自信，因为我还有优势，我的基本功扎实，我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。40岁到60岁这20年我活得很紧张，可也很充实，自认为并没有落到年轻画家的后面。

80年代末我对那次荷塘的印象还比较模糊，并没有立即产生创作的欲望。到了1991年，我对当时荷塘印象逐渐清晰起来，于是动手画了一幅残荷的画。当时选择的是金秋荷塘景色，画面为黄绿色调，以两张残荷叶为主，画完一看没什么意思。我决心画出我当时的感受来，于是将稿子改过，又加了莲蓬，并改为夜景，用蓝色调，添上白色的月光。这种意境对头了，画得虽繁密但很顺手。展出后，一位对诗词有研究的老先生问我：“你画的是不是李商隐的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？”我没有回答“是”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是想用绘画去解释唐诗。我想我是力图去歌颂生命的美丽，我认为生命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在闪烁其光辉，无论生或死。古诗中描写残荷的诗词很不少，但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在表现伤感或悲秋。我在自己生命的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很多，但在最近的20年中自己赶上了美好的、自由的生活，我没有伤感的情

绪。我发现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在逐渐成熟而不是衰老。上天又赐予了我比较健康的体质和并不老花的双眼，我想也许可以再创作20年，像我的老师们那样，他们都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到了60岁才注意到苍老的美了。前几年有个电视连续剧，尽管我不是十分欣赏那个故事（一位女演员，因病不能再登台演出而去教学员），但我欣赏剧中女主人公最后的台词，大意是：我曾经努力过，虽然不能再演戏，但我心里很踏实。说得好，生命是否有意义在于一生中有没有去努力追求过，并不全在于最终有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，努力本身对于生命是更可贵的。正如一片枯荷叶在生命的最后还能显示出它的顽强和辉煌一样。绘画中的形式美感固然很重要，但是如果这种形式美感中没有包含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美感，它的美就是浮浅的。没有内涵的美是不能给人们以久远的回味的。

自从我明确地认识到苍老的美以后，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就变了。1994年4月我在南京天王府花园游览时，偶然发现一个楔形角落里有一株老芭蕉。因为它藏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，所以头一年秋天的枯叶没有被风吹跑，也没有被人清理掉。老芭蕉约四五米高，它的枯叶全垂下来而且很完整。我第一眼的印象是它们像金箔包成的软雕塑，真是雄赳赳、金灿灿。我心为之所动，立刻拍了几幅照片。但回去却发现没有装胶卷，太遗憾了。过了两三天，我心里放不下，又去了天王府花园，找到那棵老芭蕉，它更令我惊奇，原来它的老干上面又发出了两片嫩绿的新叶，新和老、金和绿，景象更加奇妙。我驻足很久，我想大自然真是可钦可佩，它居然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金色的纪念碑。回到北京，我画了四幅老芭蕉的画，题为：《霜日》、《轮回》、《老芭蕉》、《月下芭蕉》，似乎还未达意，也许还会再画下去。

我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——无论春夏与秋冬。我最近画的工笔花卉比工笔人物还多，的确我发现了更多的生命的意义。有人说，你开拓了花鸟画的新境界。这是溢美之词。但是我的确为我自己能发现并表现出生命的更深层的含义而兴奋，我的心开阔了，我的眼界也开阔了。我感觉工作起来更自信，我还想继续将自己放置在与年轻画家同一起跑线上。生命的辉煌在于去努力、去争取。



戴银冠的苗女 1999年 纸本、墨色、云母等 67×67cm



黄遵宪先生东瀛赏樱图

一九零年秋月 月泉楼主人作

黄遵宪东瀛赏樱图 1990 年 纸本、石色、水色、黄云母 114 × 200cm 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收藏



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 1905 年 纸本、墨色、石色、水色 102.5 × 140cm 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收藏



洱海渔女 1980年 绢本、石色、水色 42 × 52cm



三月三 1989年 纸本、墨色、水色、石色 159 × 90cm



苗族四月八 1993年 纸本、墨色、朱砂等 160 × 160cm



夜韵 1991年 纸本、墨色、朱砂等 85 × 85cm



月下撒尼女 1992 年 纸本、石青、水色 67 × 67cm



大周仕女胡服图 1995年 纸本、石色 162×162cm



盛装苗女 1996年 纸本、墨色、石色 67×67cm